

● 小红庙随笔

北京的古玩市场

■ 潘小松

【北京人好玩古董,并且以玩为主要目的,这是这座城市古玩城多如牛毛的根本原因。】

八宝山公墓西北,那里有古玩市场,并且规模不小。我的猜测是这里的房租便宜。由于一年总是要来一趟,而又想驱散一下靠近死亡的感觉,我于是习惯来这里看一眼,或拉拉上感兴趣的东西。我在这淘过旧书,也买到过藏书家傅增湘的印章“沅叔审定”。卖书的人一再强调出门后“真假”自己承担,我则一再强调我喜欢的是这个章,才不在乎是不是傅增湘的呢。还有一枚寿山石老寿星章料。在我的记忆里存这么久的交割场景不多,因为在八宝山古玩市场,因为事涉傅增湘,记住了。在那里买了些什么书,没有印象了。往玉泉路南口,奥运会之前有个“丰叶红”,是淘书的地方,对面是花鸟虫鱼市场。“布衣书局”论坛里的老书友对这个市场一定有怀旧感。还有

五道口城铁南侧原来的旧书市场。北大东门成府路原来村子还在的时候,“万圣书园”在那里的“蒋家胡同”,也有古玩地摊。

我现在住的地方叫小红庙。小红庙南侧原来有“城南旧货市场”,卖关东烟丝,也卖古玩,有专门的瓷器店和小古玩店。三九天和三伏天,这里都留有我的脚印和背书的背影。现在拆光了,连它南侧的北京城少有的鸽子市和古玩家具市场。现在往西不到茶树叶,保留了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卖花卖古董,卖旧鸟笼子,有点城南旧货的意蕴,但不具规模。马莲道的茶树叶具有规模。假如茶叶之外你对款识感兴趣,或者特别喜欢紫砂壶,这里恐怕是天堂。因为容易出手,紫砂壶的精品如同上好的茶叶,是从这里流向藏家的。

玉泉营以花乡十八村闻名,元朝以前的确是有泉水的,周围的地名如万泉寺和万柳村能证明这一点。偶或在这里泡温泉,消费的人间服务人员是真是假,答曰早上能到 80 摄氏度,我相信。玉泉营东北、西北、西南都有古玩市场,东北市场还不止一个。假如你傍晚的时候在门口转一转,或者能买到一块价格合适的玛瑙貔貅。往东的那个市场里有红酸枝笔筒,店主甚至愿意换你手上把玩的墨玉印。玉泉营桥南西侧有花市,规模很大,南头也有几家古玩店。淘东西要看你的运气和闲不闲了:好东西、好价格在神闲气定里出现。千万别忘了发财捡漏,发财捡漏在这个行当里都是无意中完成的。比如说在一个寥落秋天的一个黑色礼拜五下午,下班的人群就要妨碍交通。懂得老印章的人还在海淀或者北苑上篆刻艺术的课,不知道广安门内报国寺大雄宝殿前地摊上躺着一枚李叔同刻的闲章“利名都是一鸿毛”。在你花了几百元后拿在手里把玩,连包装盒子都不屑于要了。一个知音说:“这石头起码是清代的。”你得意,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古玩市场买回来的东西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越看越爱者往往真,买的时候不一定狂喜,狂喜下买的古玩回来一般

错的时候多。

北京潘家园、华威桥和十里河是古玩市场的大集散中心。谁要是能告诉我那一带到底有多少“古玩城”“文玩市场”,我表示佩服,反正我没数清过。潘家园现在外地慕名来的游客多,我一般不去凑热闹了。想当年我住在那一带的时候,间或凌晨逛“鬼市”。东西还没卸车,抓货的人和卖货的人都蠢蠢欲动。鱼龙混杂地买回来的瓷器中居然也有好东西,这是那个年头的可爱处。有些老人是为了贴补退休金的不足,有些人是为了换大彩电。红木家具那时不是抢手货,大家喜欢大哥大手机。往桌上一放,开一瓶红酒,再来个扬州炒饭,一本百年老的《韦伯斯特大字典》算不得什么的。潘家园故事多,老主顾、老卖家也多。见面说我家里的镜框还是 15 年前从您这儿买的呢,就算打招呼了。

从南再往东有“双龙市场”,修四环时拆掉了。那里有山西来的古玩商,有好东西,没碰上上元青花釉里红。现在全北京最大的核桃市场在十里河。这里的核桃不是吃的,是拿来把玩的,名堂多到你瞠目结舌。“老天桥市场”原来在潘家园南,现在搬到这儿。北京较大的鸟市在此,鸟笼子质量好,价格好到你心酥。

古玩城现在是小博物馆。古玩城里的陈列比博物馆讲究。我是相信这么些古玩城里是有真东西、好东西藏着的,有的东西甚至买的人和卖的人都不知道。北京人好玩古董,并且以玩为主要目的。这是这座城市古玩城多如牛毛的根本原因。北京人把一个手串能玩出花儿来,外地人恐怕觉得“匪夷所思”。“一个翠扳指儿够一条街吃一年的。”是末路王孙们的感叹和回味。没有经过北京“宅子”生活,是不能理解一个鸽子蛋卖到一两银子的景况的。北京人现在吃馆子时还有这种豪迈,只要东西好,价钱贵是没有问题的。古玩消费领域也有此风:东西好,价钱商量的余地很大。买贵了不怕,买错了才可怕,是古玩圈子里常听见的体会。



浙江鼎湖峰

图片来源:必应图片

鼎湖峰

■ 陈鹰

不甘心永远沉默
带着海派的子孙崛起
你的绿色
是鼎湖波动的泪孕育
你的躯体
是大海留给你的造物

历史只记载你血汗的一滴
民族的耻辱
在你血气方刚的今日
也可在你的倒影中追溯
考古学家告诉我
海生物是你生命的基数
只有它们的希冀
才有步履山的羞愧
好溪水的迷恋、追逐

如果
只有现在的砝码
你会在天平上倾斜
如果
老是让大雁筑窝
那沉重的负荷
怎能由小舢板
把你臃肿的身躯载过

哦,鼎湖峰
你默然了
面对一盆欲旺未旺的火

建模: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

■ 武夷山

【科学与艺术之间可以发生深刻的相互作用,这有助于科学家和艺术家去追寻一些新模型。】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的现代语言教授 Luis O. Arata 在英国《交叉科学评论》季刊 2014 年第 1 期发表了题为《关于跨越艺术与科学进行建模的反思》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有趣的观点。

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悲观的看法是:科学欲发现大自然的内部工作机制,诗性话语无法涉足;艺术欲传达主观感受到的真实,在科学审视下,这些感受将如鬼魂般遁逃无形。双方要对话,需要找到一个共同点,而建模型是个双方都感兴趣的合适话题。

科学也有猜测的成分,而猜测是一门艺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 1989 年在《物理定律的性质》一书中写道:为了获得新的定律,科学家总归要对新定律作些猜测,这种猜测游戏就属于艺术。他问道:自然界有些什么性质,使得这样的根本性猜测成为可能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此我打算给出一个非科学性的回

答。我认为,自然界具有简洁性,从而具有大美。”在这里,费曼就跨越了科学与艺术的界限。

英国出生的美国哲学家 Max Black 将模型,尤其是科学模型,描述为精致的隐喻。他在 1962 年发表的《模型与隐喻》一书中论证说,隐喻除了提供不同事项之间的替换与比较外,还允许相互之间的作用与结合,因此,其作用就仿佛是微型模型。

建模型就要跨越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但又不能完全属于任一个世界。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曾说过,一则深刻真理的对立面是另一则深刻的真理。但科学界具有同样认识的人不多,他们习惯将事物简单对立起来。艺术在开拓科学想象力方面能发挥作用,有助于科学家接触甚至接受其他一些模型。

生活于 16 至 17 世纪的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著作《关于月球天文学的梦想或遗作》被认为是第一部科幻作品。该书表明,关于科学兴趣的模型可以转化为文学作品。他描述了(其实是想象了)月球会是个什么样子,指出所谓运动是相对于观察者的视角而言的。这些其实就类似于“思想实验”,几个世纪后的爱因斯坦特别喜欢“思想实验”这个玩意儿。该书所提出的科学模型是通过非常人性化

的虚构作品叙事来模拟的。在这里,科学与艺术也没有界限。

阿根廷文学家博尔赫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时间、空间、同一性等概念有一些主观性、人性化的热烈讨论,它们也许可以成为围绕时间、空间、同一性开展的科学讨论的补充。作家们不一定直接参与科学模型的构建,但他们对隐喻的把玩似乎有助于构想出一些假定,从而启发科学家形成新假说,检验新视角。

人为何喜欢建模型呢?哥伦比亚神经科学家 Rodolfo Llinás 认为,中枢神经系统支持建模行为,因为建模有助于预见行动的后果。

当然,科学与艺术毕竟有重大差异。借助艺术,科学家可以丰富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孕育出原先料想不到的新方法,开辟新的探究领域;通过了解科学,艺术家可以认识到,在自然界里不是什么都行的。于是,在闭合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回路的时候,科学家会感到是太空飞行艺术了,而艺术家会感到是太受限制了。

总之,科学与艺术之间可以发生深刻的相互作用,这有助于科学家和艺术家去追寻一些新模型,而囿于原来的学科领域是不会产生这些模型的。

文化生产领域的“手艺人”

■ 常江

【在文化的江湖底下,究竟是一眼活泉还是一潭死水,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用匠人的态度去雕琢些与所谓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

这是一个流行文化众声喧嚷的时代,也是一个大众注意力随时转移的时代。昨天还在热火朝天讨论的事,到了明天就成了旧闻。不过,在这样时代里,总还有一些人做着笃定的、有态度的事。

多达 80 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最近出版发行,且在刚刚落幕的巴黎书展上大放异彩。这是出版史上第一次对 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12 月长达 942 天的“东京审判”的忠实记录:1000 万字,419 人出庭作证,判决书就长达 1446 页,宣读了七天才完。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是永远的伤痛。可面对日本右翼对南

京大屠杀的否定和日本一些教科书对历史的诋毁时,我们除了在网上高呼,又做了哪些实质性工作呢?这套虽枯燥却极有意义的书是几年来我看到针对日本侵华历史第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最近还有一个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全部六集我看了两遍。第一遍让自己“震惊”,第二遍才能去反思。“阅片无数”的我,竟然几乎被每一集搞得落下泪来,因为片子讲的其实不是茶,而是人——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故乡与他乡,他们的“土地与手掌的温度”,他们“烧水煮茶的事”。当大多数人在社交媒体上反复描述自己重复而琐碎的杂感时,有多少人愿意在总体上对中国人日常生活进行彻底的反思呢?

举这两个例子,其实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私心,那就是呼吁人们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去关注文化生产领域始终保持着“手艺人”本色的创作者。在环境可以轻易造就一大批聪明

人和聪明项目的时候,仍有人抵御大工业生产和流水线作业的诱惑,去选择用世人眼中最差、最落伍的方法去对文化进行总体性的审视和再造。他们的作品也许耗时极长——据我了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光从海外搜集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缩微胶片(共 5 万页)就耗费了研究者多年的时间,或并不会迅速吸引大众的关注——《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的粉丝自然远不如《来自星星的你》多,但这样一花一世界雕刻出来的文化精品,才是真正对民族有益的。

这样的思索,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人物》杂志上的一个故事:一位大学教授在 36 年前受国家委派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但故事的主人公车洪才教授却“一诺千金”,终于在 2014 年坚持将这被遗忘的词典编完了。在没有电脑的时候,他用最传统的方式——手抄卡片——对资料进行整理,总共积

● 碟碟不休

【《爸爸去哪儿》的出品方说:“电影,作为一种最早的长视频,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刻……都是变化的终端煮的祸。这一切都只是开始。”】

1958 年,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论文集的第一卷问世。这套文集计划出版四卷,总称为《电影是什么?》。巴赞在序言中说:“这一书名并不意味着许诺给读者现成的答案,它只是作者在全书中对自己的设问。”巴赞在这一年去世后,这套文集在友人的协助下终于在 1962 年出版,并从这部四卷本文集中选出主要文章,编成一本,这就是通行的《电影是什么?》。

巴赞是电影理论家,也是电影哲学家。他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研究摄影影像和电影的本性,获得了“电影的亚里士多德”的称誉,而《电影是什么?》也被尊为“电影的圣经”。巴赞秉承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念,认为摄影美学的潜在特性在于揭示真实,而对于电影来说,热爱人是至关重要的。

巴赞理想中的电影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但他的电影观念又是开放的,认为随着技术的改进,电影的表现手法也会变得丰富多彩。当有声电影出现后,有人抱持“怀旧病”,认为无声电影是完美无缺的,而巴赞却认定,对白和声音效果强化了真实感,也使表演风格更趋完善;当彩色电影出现后,巴赞又肯定了色彩的表演力;而当许多导演抱怨银幕时,巴赞又强调宽银幕有助于保持时空的连续性,视野也更真实。

执导过《巴黎最后的探戈》《末代皇帝》等影片的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曾说,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拍电影时,电影圈中有个“巴赞问题”——“电影是什么?”他说:“这是一种不断的追问,最后成为了每部影片的主题。后来,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因为形势起了变化。然而我感到,当今电影正在经历着剧变,正在丧失如此多的独特性,以至于‘巴赞问题’重又成为话题,我们应当再次开始深思电影是什么?”

“电影是什么”确实是个大问题,值得理论家们锱铢十年来研究。以我这个外行的观点来看,电影无非是以声画的形式讲述一个故事或者表达一种思想,其他一切手段都应服从这一目的。随着技术的演进,电影的表现力越来越丰富,可现在的电影似乎越来越不会讲故事或者不知道要表达什么。

2014 年春节,“电影版”《爸爸去哪儿》在影

● 巴格达纪行(2)

沿着“长城”去听音乐会

■ 蔡天新

【在巴格达,大饭店和政府机关均被 4 米高、1 米多宽、30 厘米厚的防爆墙包围,当经过两边都是围墙的街道时,伊朗诗人哈米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妙语, this is greater wall(更宏伟的长城)。】

“阿拉伯文化之都”由阿拉伯联盟发起,得到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支持和资助。之前已有发韧于雅典的“欧洲文化之城”,从原先的每年一座城市变成四座城市。阿盟选中的第一座城市是开罗,迄今已有 17 个不同国家的城市当选文化之都,巴格达是第 18 座,我们参加的是闭幕庆典。

机会难得,伊拉克方面很重视,这也是展示新政府形象的好机会。阿盟 22 个成员国均派出代表团,其他穆斯林国家也都有嘉宾,包括伊朗、德黑兰与巴格达早已恢复通航。组委会还邀请了一批流亡海外的伊拉克作家,遗憾的是,我的两位诗人朋友阿里和萨尔都没来。阿里也是活动家,早在 2002 年便邀我参加他主办的苏黎世诗歌节,而萨尔同时是演员,我曾在他巴黎家中小住数日。

在阿盟和穆斯林国家以外,还有四位来宾,那便是俄罗斯诗人叶甫盖尼·波黑诗人萨比·克罗地亚小说家米兰尼奇和我。我们与客居丹麦的伊拉克诗人阿尔法克组成小团体,经常同车出行、同桌吃饭。两位南斯拉夫人平均身高 1.95

重新思考「电影是什么?」

■ 韩连庆

院公映。这部“电影”不是故事片,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更不是科教片。尽管业内人士惊呼“这根本不是一部电影”,可就是这部只用几天时间拍摄完成的“电影”,却在春节期间赚了六七亿的票房。十岁的女儿也嚷嚷着要看,我对她说:“为什么要到电影院去看电视?我们干吗花钱去看他们玩儿?”据《爸爸去哪儿》的出品方说:“电影,作为一种最早的长视频,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刻……都是变化的终端煮的祸。这一切都只是开始。”

2014 年 2 月的柏林电影节在闭幕式上播放了两集美剧《纸牌屋》。据主办方介绍说,这是因为电影明星也拍电视剧。这个理由似乎不成立。在我看来,美剧投资巨大,制作精良,质量绝不次于国产剧。更重要的是,美剧很会讲故事,四五十分集的故事容量绝对大于一部电视剧,甚至抵得上两部电视剧。唯因美剧季数太多,一季一季追着看,着实费时不少。近来有感于电影越来越不能满足我看故事的欲望,我又开始追美剧了。

《纸牌屋》绕过了传统电视媒介,拍完一季后一气在网站推出。选择执导过《黑色电影》《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的大卫·芬奇担任导演和在《普通嫌疑犯》《美国丽人》中有出色表演的凯文·史派西担纲主演,也是遵从了网民的意见。所以有人说,《纸牌屋》制作的背后有“大数据”的影子。

不过也有人指出,《纸牌屋》对“大数据”的应用并不彻底,因为它是拍完之后才上映,没有吸收观众的意见。网站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观看行为和习惯,判断出用户对什么内容感兴趣,然后反馈到后续的制作中。因此,未来的视频网站不仅是个个播放平台,而且会成为影视的制造者,这无疑会对影视的制作产生深刻影响。

技术和终端的变化不仅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电影是什么”,也会让我们重温瑞典导演伯格曼的忠告:对于电影,我们只动了一小指头。

米,他们是我们的天然联络员,走到那里都不会失散。我开玩笑说,和他们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因为有了最显眼的射击目标。

出人意料的是,英美等当初主导伊拉克战争的西方国家未有人被邀。理由有,那可能会成为基地组织的袭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挺失败的,他们在伊拉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大量人员伤亡,到头来却成为不受受欢迎的人。我曾在脸谱上调侃此事,我的美国朋友对此也很无奈。

我们下榻的水晶饭店坐落在巴格达市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都街,是伊拉克最高档的酒店,也是全国仅次于巴格达电视塔的最高建筑。1982 年开始营业,后因炸弹袭击停业一年多,2013 年经过一家土耳其公司装修重新开张。伊拉克人称其为伊斯塔饭店(Ishtar),这是古代巴比伦人掌管爱情、生育和战争的女神,大堂中央矗立女神的汉白玉塑像。

旅馆里有免费的无线网络,可以用微信或微博联络亲友。但房间经常突然断电,每天不下十次,幸好恢复供电也较快。令人欣慰的还有蓝天白云,推窗可见底格里斯河,以及围墙外的天堂广场,那儿原本还有一座无名战士纪念碑。2002 年,为庆祝萨达姆 65 岁生日,竖立起一尊塑像。不料一年后伊战即爆发,巴格达被美军占领,萨达姆像被拖曳下来,只剩一双鞋跟,记得当时画面全球直播。

对岸便是面积 14 平方公里的绿洲,包含了世界上最大的美国使馆。据说有一万多名员工和士兵,其中三千多是伊拉克雇员,可以说美军并没有撤离。当天下午,我们在警车引导下乘越野车到国家剧院。大饭店和政府机关均被 4 米高、1 米多宽、30 厘米厚的防爆墙包围,当经过两边都是围墙的街道时,伊朗诗人哈米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妙语, this is greater wall(更宏伟的长城)。

那晚是场交响音乐会,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共有 50 多位演奏家,其中女性六位。他们先是演奏了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和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接着是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伊戈尔王》,那是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演出过的曲目。压轴的是伊拉克民乐,悲伤的曲调让我想起了西班牙的弗拉门戈舞。科尔多瓦的伍麦王朝是阿拔斯王朝的死对头,却都流淌着阿拉伯半岛上贝都因人的血液。

国家剧院能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其中一半是本地观众,有的扶老携幼。从演奏国歌时起立的神态和掌声来看,并没有太多战争的恐怖阴影。我的心渐渐放宽下来,看来组织者花费了心思,特意安排了这场欢迎晚会。演出结束后,我们被送回宾馆用餐。那会夜色早已降临,窗外虽不是灯火辉煌,也可称张灯结彩了,我看见了天上的星星。

(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